

从五四运动至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及其理论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取得了辉煌成果。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内蒙古社科院的张锦贻就是这个领域用自己的一生进行深耕细作的学者。

张锦贻自1951年支边来到内蒙古,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从此开始致力于内蒙古儿童文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研究,从未中断。无论外在环境怎样变化,她都始终如一密切关注全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她站在多民族国家文学发展的立场,对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持续追踪式、整体鸟瞰式的学理性研究。筚路蓝缕的探索使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继《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这些沉甸甸的研究著述之后,2018年,张锦贻又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这部著作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共计57万字。该书创作历经16年,是张锦贻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按照地域如“西北边陲”“东北平原”“大小凉山至金沙江畔”等对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记述;下卷则对走进21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逐年的跟踪式评述。整部书以2000年为界标,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民间儿童文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少数民族的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可以说有了这部著作,才有了完整的中华民族儿童文学研究。

张锦贻说,“研究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才能使我们真正地认识中华儿童文学”。“中华儿童文学”的提法与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中华文学”相一致。刘大先梳理了“中华文学”这一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认为它作为一个统合了中国文学内部多样性的术语,它应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召唤,“具有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思想史背景和现实关切”。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张锦贻研究民族儿童文学的重大意义。对她来说,“显示出包括55个民族的儿童文学的中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丰富与深厚、绚丽与奇妙”“显示出中华儿童文学海纳百川的吸收和创造能力”,正是她神圣的使命和重大的职责。她所做的工作,不但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空白的填充,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实践。

在上卷中,张锦贻创造性地采用了以“地域”为编目的方式,即按“各民族聚居的状况,由北而南,分成9个部分来写”。这是由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居住上交错杂居又相对集中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历史上在某一地区一些民族“因彼此的生活交往、思想交流而在各方面相互影响,彼此接近”,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民族平等”的氛围更使民族间的交往交融成为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实际情况都会折射在民族民间儿童文学和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上来。因此,按照地域的方式编排,即“写一个地区中的各个民族的状态、形态,在记叙和论述中,突出其创作风貌、风格,在比较和分析中,凸现其创作特征、特色”,就成为本书写作的一种智慧选择。

此外,上卷的写作还将居住在一地区各个民族的民间儿童文学也纳入到写作的视野。“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大都没有由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但各民族适合儿童欣赏的神话故事、民间童话、寓言歌谣等既是民族儿童文学的重要部分,又是民族作家创作儿童文学的重要源流。所以上卷在9个区域内部又划分了文体,例如“青藏高原”部分,分“神话传说”“故事寓言”“歌谣童诗”“民族儿童小说”等几大类,对这一区域各个少数民族的儿童文学现象进行贯通古今的立体式梳理。这种研究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历史遗存和当下创作结合起来,接通了现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根脉,显示了所生存的地域条件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重大影响,极大地增添了研究的历史纵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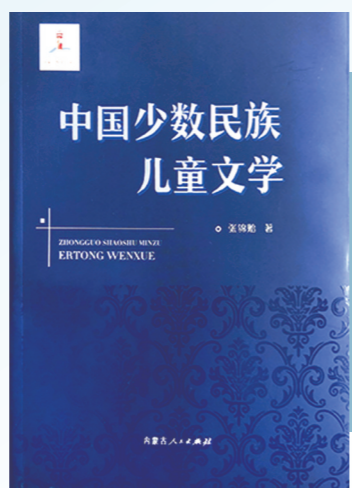
和学理严谨性。

张锦贻说,“研究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才能使各民族读者对本民族儿童文学真正地关心、注意,才能推动、促进中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集成之作

◎王敏



华各民族儿童文学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文学与民族文学都处于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而这二者的交叉,即“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研究”更成为少有人光顾的“荒芜地带”。张锦贻通过艺海拾贝式的甄别和选择,独具慧眼地将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汇集研究,终使这片荒芜之地变成芳香馥郁的百花园。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力图将55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基本情况都囊括于其中,形成一个完整、具体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地图。同时,“就民族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总是必须在每一民族儿童文学的微观特质中来反映总体的宏观态势。”也就是说,无论是上卷的分地域考察,还是下卷的分年度布列,都要既显示出不同民族儿童文学的“多样化、多层次”创作样貌,还要进行“儿童文学的民族性”论证与印证。在上卷开篇,张锦贻首先进行了“民族儿童文学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理论思辨。她提出,儿童文学的民族性要“与各民族儿童长期生存、生活于其中的地域环境联系起来观察”,只有“写出优秀的民族精神,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是和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融合在一起的”。此外,她还提出“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因语言民族化而凸现”“儿童文学民族性浸渍在民族儿童情愫中”等观点。这样,民族儿童文学研究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座和无限延展的可能。

与上卷的书写方式不同,下卷“走进二十一世纪”按照年份对2000年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景观进行逐年描绘,同时选取“民族性”的不同角度和侧重点,来对当年的创作情况进行整体评述。这一部分再次彰显出张锦贻灵动鲜活、与时俱进的研究姿态。张锦贻密切关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以一个儿童文学理论家敏锐的感知力,从报刊杂志上筛选文本、精读文本。同时,随时关注新人新作,尽力捕捉其作品亮点,以建设的姿态挖掘作品与众不同的个性及其在民族性上闪烁的光彩。可以说,正是这位民族作家的知音,给予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者极大的创作自信。对于民族儿童文学这个茁壮成长的“少年”,张锦贻以博大的胸襟和慈爱的目光关注着它的一路前行,同时又以理论的深入掘进为它提供重要养料。

张锦贻说,“研究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意义,并不只在儿童文学,它使一代代人都能了解和理解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内涵和意蕴,使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永久地渗进一代一代人的心里。”

“对纯朴纯真、有勇有志的少数民族儿童的挚爱”,是张锦贻坚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60余年的精神动力。张锦贻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她认为民族儿童故事所反映的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有着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内在地具有历史传承、整合社会、消融异质文化的功能”;而在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把注意力投向那些极具时代感、历史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大事件’”,又要“着眼与着力于不同民族儿童的‘小天地’”。这样的见识可见张锦贻在民族儿童文学研究上的高起点和大视野。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张锦贻关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集成之作。怀抱着对少数民族儿童的深情挚爱,怀抱着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美好期待,张锦贻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其中,为中国儿童文学奉献了一部集理性的探索和热情的拥抱、永不褪色的童心和智慧的升华于一体的厚重之作。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摘录



以曲艺之声赞颂新时代
——“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观后

◎王宏伟



壬寅虎年正月初一,由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蒙古曲艺家协会承办的“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与广大观众见面,人民网、新华网、学习强国、奔腾融媒、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卫视文娱乐频道等平台陆续播出。

“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汇集了区内外一批新创优秀曲艺节目,著名相声演员大兵、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著名曲艺艺术家柴京海、柴京云、著名二人转演员闫淑平、二人台表演艺术家王占新、青年相声演员杨钰海,以及内蒙古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曲艺团的演员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系列精彩的曲艺节目,这台以“虎年春来早,曲艺送欢笑”为主题的曲艺春节晚会为虎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氛围。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唱响着时代的声音。“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上,群口快板《虎年春来早》、对口呱嘴《姊妹追梦》、小品《年夜饭》等节目围绕近年来内蒙古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时代的风貌,体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用文艺创作定格时代记忆、镌刻时代历程的使命和责任。节目的创作与表演展现了建党百年来,特别是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以来,时代的变化带给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蜕变。这些作品让我们感受到文艺的温暖和力量,也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过往曾经动人的瞬间。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传统艺术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评书、地方戏和地方曲艺展现着人民群众的情感,传承着民族的血脉。“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上,评书《康熙买马》、二人转《大西厢》、大同数来宝《隔辈亲》、相声《杂学唱》等节目通过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展现出人民

群众与传统艺术的血肉联系。这些脍炙人口的传统艺术自流传以来,广受各地群众的喜爱,并不断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再次证明着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社会主义文艺永恒的话题。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绽放再一次让我们领略到“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什么”,感悟了生生不息的传统艺术和人民生活该如何续写。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的相声短剧《青春典当行》,通过表现为获取“结果”而甘愿付出“青春”和“健康”的主人公,生动地刻画了当下社会生活中一类人的心态,阐释了“年轻时拿青春换欲望,老了拿钱买青春”这样一个带有人生哲学的命题。作品在欢笑中发人深省,勉励人们珍惜光阴,奋力拼搏,艺术效果可圈可点。晚会的群口赞词《亮丽北疆内蒙古》以唯美的词句描绘着美好生活的蓝图,营造了和谐家园的憧憬,既是对时代的欢庆,也是对新征程的祝福。优秀的作品往往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优秀的文艺节目总是在带给人们精神享受的同时给人以启迪。

四序开新律,九州度瑞年。“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在喜庆欢快的基调中把观众带入时代和艺术、现实与想象、欢乐与温情的多维空间,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曲艺独特、靓丽的风景。“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体现了在守正中创新、寓教于乐、讲趣味也讲品位的艺术理念,它是虎年新春中清新亮丽的文艺之歌,更是新时代内蒙古曲艺艺术精神的薪火相传。新时代的文艺理应与人民心意相通,血肉相连,让我们用心用情、有趣有品地讲好我们身边的故事。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琐碎生活抗争的精神,也写尽了复杂现实中的人生百态。在本书自序中,安宁提及《聊斋志异》是她童年的文学启蒙。或许,我们可以说,本书对读者生活伦理、知识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真实构建,与蒲松龄虚构出的悲欢人间,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

安宁的笔下,始终隐藏着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她生活在乡村,向往长大后能够抵达不可企及的远方。那个小小的“我”,渺小犹如尘埃,除了自己的影子,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她。她像一株根系发达的野草,或者春天的麦子,隐匿在万千的植物中,并因这样的浩瀚,差一点连她自己也不寻不见。一个人只有收起眼泪,坚强地、晃悠悠地上路,而且永不停歇地走,才会看到更广阔的风光。也只有在诗意葱茏的风景里,我们才会明白,一路勇敢追寻自我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你将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植物、动物等生命一样,灵魂丰盈、饱满,并最终抵达自由的人生境地。那时,将没有什么事情再让你惧怕,你卑微如一粒尘埃,却又勇敢如一粒沙粒,在小小的贝壳中,慢慢磨成璀璨的珍珠。无疑,这是安宁的这本书,给予每一个生命的启示。

当安宁写下这本书时,内心早已从容不惧。成人后的她,站在半空中,俯视着年少时驮着厚厚被褥、孤独骑行在乡间的自己,那个少年的心里,充满了恐慌和自卑,但她又深深地渴望爱与呵护。作者用一本书,代替童年的自己,走到而今的她面前,微笑着道一声“你好”。

从《山海经》《笑林广记》《浮生六记》《红楼梦》《搜神记》,再到《傲慢与偏见》《雾都孤儿》《简爱》《呼啸山庄》《百年孤独》,作家自序中记录的这些滋养了她的写作的书籍,也让她的生命趋向饱满丰盈、悲悯开阔。而这本记录生命成长的随笔集,也会让浮躁中的我们,获得孩子一样的单纯与洁净,忘记尘世的喧哗与躁动,只剩一颗心,洗去尘埃,吐露芳华。犹如春天的无花果,生命中没有怒放的花朵,却依然站立在阳光

下,耐心等待属于它自己的硕果累累的秋天。



生命的悲欢
——随笔集《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读后

◎温智慧

